

# 圣经和医学

## The Bible and Medicine

### 向中国读者的预言

preface to the Chinese reader

### 圣经、先于它的时代

the Bible before its time

在上个世纪，分娩是一件很冒险的事；因为即使在孩子出生以后，母子都很好的情况下，产妇们仍然有很高的由于“产后发热症”（分娩感染）而死亡率。奇怪的是，最高的死亡率似乎发生在——当母亲们是由助产顾问而非专业助产士接生的情况下！在一些医院里，每四位住进来的产妇中，就有一位因为这种疾病而死去。

但是，却有一位产科医生，菲利普·艾格那兹·撒麦尔威斯，他的病人有很高的存活率。在他的病人中，一千人里只有八人死亡，就是说死亡率还不到 1%！

他的秘密是什么呢？非常简单：撒麦尔威斯医生在接生前洗了他的手！

今天，我们对医务人员在检查病人前和后都要洗手不以为然。外科医生在带上消毒手套之前，都要充分地把手洗干净。

然而在 19 世纪，医生通常从太平间检验尸体回来，或是从教导学生解剖学的课堂上回来，就直接进入医院的病房，边走边用他们那已经弄脏的围裙擦手。

撒麦尔威斯意识到，是医生们自己把疾病从被感染的病人传播给健康的人。简单地通过洗他的手，减少传染，而明显地减少妇女产期的死亡率。

当他用我们现在称为“抗菌的”溶液代替肥皂洗手时，效果更加好。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医学界并不接受他的结论，他还因此被流放。最终他被迫离开了维也纳，去到帕斯特行医。

但时间证明了他是正确的，约瑟·里斯特，现代无菌外科学之父承认：“没有撒麦尔威斯，我就不会有任何成就。对这个匈牙利伟大的儿子，外科学最应该感谢。”

然而，这个阻止感染传播的表面的突破，并不象我们也许想象的那样是原创性的。因为在约 3500 年以前，摩西律法里就有阻止疾病传播的条律，如果这些条律在上个世纪被采用，年轻妇女们就可以避免付出可怕和不必要的代价。条律中有三条规定特别相关。

首先，有阻止感染传播的规定：

“人若身患漏症，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 这就是患漏症带来的不洁净：

- 他所躺的床都为不洁净，所坐的物也为不洁净。
- 凡摸过那床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必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 那坐患漏症人所坐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 那摸患漏症人身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 若患漏症人吐在洁净的人身上，那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患漏症的人没有用水涮手，无论摸了谁，谁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利未记 15: 2-11*

## 阻止传染的传播

### stopping infections

尽管“不洁净”主要是指一个人的宗教状况，但它也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感染”。强调洗净被污染的衣物和洗澡，会减小那些照顾病人的人被传染的机率。

规定中提到的避免通过感染的手传播疾病，以及用洗手的方法来防止似乎与撒麦尔威斯的情形特别相关。

还有对于治愈回到社区的病人的规定，包括一个七天的等待时间和再次洗澡。

第二，对于怎样对待刚分娩后的母亲也包括在律法中。

“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她就不洁净七天...” *利未记 12: 2*

这样的规定使得妇女被看作是潜在的传染源，如果她被证实有病，将有时间让疾病显现出来。

第三，律法中还有怎样对待那些因为验尸或是解剖学教育接触尸体的人的条律。

“摸了人死尸的，就必七天不洁净...” *民数记 19: 11*

对这条律法的应用意味着，医务人员不能在进行完验尸或是解剖尸体后直接进入病房。如果律法中的所有这些方法都被采用，那么得产后发热症（或其它疾病）的机率就会减到最小。

今天，我们懂得有传染性的疾病是因为细菌和病毒引起的，可以通过物理接触传播。而在 3500 年前，古时候的以色列人却是怎样“知道”的呢？为什么摩西律法里的很多条律在这么长时间以后仍然适用？换言之，圣经为什么是一本如此超前于（先于）它的时间的书呢？

解释就在圣经它自己里：

“我照着耶和華神所吩咐的，將律例、典章教訓你們，使你們在所要去得的地上遵行。所以你們要謹守遵行，這就是你們在萬民眼前的智慧、聰明。他們聽見這一切律例，必說：‘這大國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聰明...’有哪一大國有這樣公義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們面前所陳明的這一切律法呢？你只要謹慎，殷勤保守你的心靈，免得忘記你親眼所看見的事，又免得你一生這事離開你的心，總要傳給你的子子孫孫”。*申命記 4: 5—9*

## 隔離和檢疫

### quarantine and diagnosis

在上個世紀之前，傳染性疾病的原因不為人知。例如，瘧疾被認為是湖里、池塘里、溝里的蒸氣引起的；所以才有了這個英文名字 **Malaria**，來源於意大利語 **Mal'aria**，‘壞的空氣’的意思。現在我們知道，瘧疾是由一種微生物引起，並被在靜止的水體中繁殖的蚊子傳播的。與水的關係是顯然的，但真正的原因卻並不清楚。對其它大多數疾病，引起疾病的有機體（細菌或病毒）從被感染的個體傳播到整個群體的途徑在上個世紀以前也不被認知。

摩西律法不僅涉及了傳染性疾病傳播的問題，還包括對得了傳染性的（包括不可治愈的）疾病的個體隔離方面的規定。

“當一個人有了皮膚的疾病... 他要被帶到祭司那里... 祭司要把有災病的人關鎖七天。第七天，祭司要察看他的病，如果沒有變化..... 他還要被關鎖七天。到了第七天，祭司要再來察看他的病，癩若在皮上發散，就要定他為不潔淨。災病在他身上的時候，他便是不潔淨，他即是不潔淨，就要獨居營外。”（*利未記 13: 2-8, 46*）

請注意病人是怎樣被隔離的，以及在七天后再次被檢查，就象我們今天的醫生告訴病人的一樣——“一周後再來讓我看看”——因為這期間以後，病人是否還需要再被隔離一段時間就清楚了。“隔離”一詞源於意大利語“四十”，*quaranta*，是特指裝載了生病船員的船隻在海面上被隔離的天數。過了四十天，這些生病的船員將已經被治愈或是死去！

在不久以前，“隔離醫院”還是我們生活中的必要部分，用以試圖減少象猩紅熱或肺結核這類傳染病的傳播以及它們所造成的死亡。

即使是現在，也需要把一些病人送到隔離病房以防止傳播一些特殊的疾病。針對 **Lassa Fever** 或病毒性肝炎等疾病更要制定嚴格的保護措施，以防止傳染醫護人員。

虽然有抗生素类等强有力的药物用以治疗许多传染性疾病，但是在我们今天有着高科技的医院里，严格的消毒（清洁）和隔离以防止疾病的传染仍然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之所以尤其重要，是因为在许多医院里有 MRSA（抗 methicillin 奥里斯葡萄状球菌），是一株获得抗性的变异细菌，甚至能够抵抗最有效的抗生素。

摩西律法规定了对已经被隔离的病人在被确认治愈后，被允许回到社区之前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

“求洁净的人当洗衣服，剃去毛发，用水洗澡，就洁净了。然后可以进营，只是要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七天。第七天，再把头上的所有头发与胡须，眉毛并全身的毛都剃了，又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就洁净了。”（利未记 14: 8-9）

这些规定通过剃除所有的毛发，能够确保探测出未完全治愈的部分；因为这样以后，任何剩余的哪怕是一小部分仍然感染的皮肤都会显现出来。一旦确认病人已经完全被治愈了以后，最后一次的剃毛和清洗将消除残留的细菌。这些举措必须在祭司面前完成，之后祭司才会宣布此人已洁净，并献上规定的祭。

## 卫生设施

### hygienic measures

当今世界中的灾难之一是“由水带来的疾病”。在难民营里不充分的卫生环境造成的供水污染是司空见惯的事，典型的有伤寒，痢疾和霍乱在折磨着住在里面的居民。

通常来讲，在第三世界国家里由水带来的疾病，包括寄生虫病（例如裂体血吸虫）是非常普遍的，并引起极大的痛苦，许多人因此丧生。在上个世纪这些疾病也缠绕着许多欧洲国家。污水流到街上污染了的人们饮用的河水和井水。

伦敦一份完整的资料记录了关于内科医生约翰·斯诺（John Snow），他提供了一份流行病学文件，证明 1854 年霍乱的流行来源于百老大街（Broad Street）的水泵。摘除了水泵的手柄后，人们不得不到更远的地方取未被污染的水<sup>2</sup>。

针对人体排泄物的安全处理（通过埋藏）在摩西律法中也有控制：

“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溺以后，用一铲土，转身掩盖。”（申命记 23: 12-13）

如果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这些简单的要求得以实施，上百万人的生命都会幸免于由于水污染带来的疾病。在那些被称作文明世界里的城镇里，很少有足够的排污设施。由于泰晤士河水上无法令人忍受的臭气，伦敦议会经常不得不搬到其它地方去办公。

现在虽然已经罕见，但还可以看到的绅士手挽着女士走在人行道上外侧的习惯，却来源于楼上的人随便地把装满废物的水倾盆倒出，随着一声“倒污水啦”，或者什么都不说。

但是渐渐地，情况得到了改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格言“仅次于神圣的就是洁净”，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建立安全的公共供水设施和下水道系统的极大重视（水处理和排污系统的工作就象是在修建卫生领域的大教堂！）。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下水道到今天还依然运转良好。

为了防止疾病传播，我们乐于接受对于个人和公众卫生的需要。但这却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据说，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每年都要沐浴一次，即使她并不需要！”维多利亚时代的遗产之一就是公共浴室（并非简单的游泳池，而是为那些在家里没有个人洗浴环境的人设置的设施）和公共洗衣间的建立。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些“卫生启迪”的三千五百年以前，上帝的话里就向我们提供了如何防止疾病的个人和公共卫生指导。难怪那些生活在欧洲的犹太人被贬低，因为在中世纪时期无数次的疾病爆发中，成千上万的人死了，而他们的社区却基本完好地幸免于难。他们的圣经远远先于它的时代！

## 由性传播的疾病

###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令人悲伤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性行为混乱的时代。通过性教育和有效避孕的广泛普及，对于怀孕的恐惧和对未婚妈妈的羞耻已经基本消失了。但是摩西律法，尤其是十戒中的第七戒，却给出了清晰的命令：

“不可奸淫” *出埃及记 20:14*

这是一个严重的罪过，与同性恋和人兽性交一样：

“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治死...。人若与男人苟合，象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人若与兽淫合，总要把他治死...” *利未记 20: 10-15*

“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治死。这样，就把这恶从以色列中除掉。” *申命记 22:22*

律法针对通奸和乱伦提供了非常清晰的教导（利未记 18: 1-7）。在有效的药物，尤其是抗生素出现之前，由于杂乱的性交传播的疾病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不仅是对那些纵容自己的人，还有对由此而出生的孩子。梅毒和淋病是广为人知的性病。虽然在今天它们基本能被治愈，但由于性交混乱而造成的疾病流行病中的比例却还在不断增加。



最新的性病，艾滋病（AIDS，即，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症），虽然其症状可以得到一些缓解，却无法被治愈。此病起初是在男性同性恋团体中出现的，但后来由双性恋关系和注射性吸毒者共用被污染的皮下注射针头而在整个人群中广泛传播。现在艾滋病病毒感染已经在许多国家成为流行病，在穷困的国家人口中艾滋病病毒呈阳性者的比例很大，尤其在中部非洲。这对于已经承受巨大经济困难的国家来说如同雪上加霜。

律法反对违法的性关系不仅防止了类似艾滋病这样无法治愈的性病的传播，而且为稳定婚姻和家庭生活作出了贡献。轻易的婚外性关系似乎极有可能是导致现在家庭生活的破裂和高离婚率的原因，英国现在每三对夫妇中就有一对离异。这些数字还应该加上那些没有正式结婚形式的曾经稳定的同居关系的结束。

## 饮食

### food and drink

犹太人律法中关于饮食方面的一条规定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禁吃猪肉。但猪肉只是禁止食用的食物之一：

在地上一切走兽中你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两瓣，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沙番——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兔子——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蹄分两瓣，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利未记 11: 2-8

排斥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猪引起的旋毛虫病和“患麻疹”的猪肉以及其上将形成猪肉绦虫的囊状幼虫，棘球绦虫的囊状幼虫都会影响人脑。

在环境卫生领域，在对鸡肉的大量消耗和沙门氏菌的威胁产生之前，事物中毒最大的影响来源于猪肉，特别是猪肉制品（如馅饼，香肠等）。清除猪的行为是禁止使用猪作为事物的原因。

猪更大的问题是它们和人类的类似之处，猪和人都是杂食动物，而且和人在生理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人与猪之间的这种紧密的关系使得猪可以将流感病毒给人，接着，猪也感染了最初在人身上才发现的很多病毒，例如猪疱疹等（肺气肿）。

猪的很多组织，例如心脏瓣膜被用在人的器官移植手术中。直到现在，糖尿病患者的治疗还依赖猪胰岛素。目前，人们正在进行研究培育出一种转基因猪，为的是在器官移植的时候使之和人的基因更加配合而减少排斥性的问题。以上的这些事实都表明了人与猪之间的紧密关系极其固有的疾病传递的可能性。

摩西律法中的食物禁忌中也禁止食用其他的贝类和海产品。因为，这同样是事物中毒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很多的贝类都是滤过型的双贝类动物，它们吸收水中的食物微粒。一个更好的食物微粒资源是船舶的下水道的排水口。人类病原体的污染的潜在影响是最近处理贝类食物的原因，因为它们是人类肺病的潜在因素。这种处理和限制使贝类能够在清洁的海水中一段时间，使它们有足够的时间能清理题目狼吞虎咽吞下的很多污染物。贝类需要经过良好的烹饪才能清除其中所含的病原体。而这却与大多数现代人对牡蛎的吃法不符！他们大多不经处理就生吃贝类。

摩西律法中关于禁忌的条例是简单而有效的：

“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这些无翅无鳞以为可憎的，你们不可吃它的肉，死的也当以为可憎。凡水里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利未记 11: 9-12*

这简单的律法将蚌类、牡蛎、蛤、海螺、螺、龙虾、蟹类、对虾、小虾等都排除在外，只有正常的“鱼类”才可吃。犹太人甚至将鳗鱼都排除在外，这看起来似乎很严格，虽然鳗鱼有鳍，但它们的鳞片人用肉眼几乎看不到！

犹太人关于食物的律例禁止食用脂肪（脂油）和血。

“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利未记 3: 17*

这定例将“黑布丁”都排除在外了！

这个例法不只仅适用于动物的献祭。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牛的脂油，绵羊的脂油，山羊的脂油你们都不可吃。自死的和被野生撕裂的，那脂油可以做别的使用，只是你们万不可吃。无论何人吃了献给耶和华当火祭牲畜的脂油，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在你们一切的住处，无论是雀鸟的血，是野兽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利未记 7: 22-26*

现在西方的食物充满了高脂肪，这被认为是现代流行的循环和消化系统疾病，特别是心脏病和肠癌的主要原因，因而我们要减少脂肪的摄入量。

从积极的方面来讲，犹太人的食物是一种健康的模式。肉类是食物的一部分，但并不占大部分。烹饪的时候大多用橄榄油（低脂肪），而大量的牛奶制品（黄油和奶酪）可提供食用所需的脂肪和矿物质。面包，玉米及葡萄，枣子，无花果，石榴等水果则提供了大量的食物纤维。

所有这些都和最近为降低心脏病发病率而提出的“地中海食谱”相符合。适量的饮用红酒也是这个食谱所提倡的。这并不违背律法，因为圣经中只提到不要过度饮酒。

“酒能使人褻慢，浓酒使人喧闹，凡因酒犯错误的，就无智慧。”箴言 20:1

精密的数据表明，绝对的禁酒主义者的寿命比那些适度饮酒者要短。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鼓吹饮酒，也不是要批判不饮酒的人。然而，科学的证据是明显并符合圣经的。

## 食物卫生学

### food hygiene

对于威胁健康的食物不但立下了规定，很多关于那些食物可吃的规则也被立下为的是避免食物中毒。有很多规定是关于洁净的例，这些程序为的是减少不必要的污染。尽管我们有现代的科学和知识，但最近在英国还是有大量的食物中毒事件出现。我们不禁会想，摩西的律法是如何在 3500 年前就将这些食物的规定定下来的呢？

在古代，人们不可能用现代的冷藏法来保存食物，因此也就有了其他的规定：食物在吃之前不能放置太久，针对中东地区的气候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防范措施。

“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華的时候，要献得可蒙悦纳。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再吃，这就为可憎恶的，必不蒙悦纳。”利未记 19:5-7

这和现代的“食物保质期”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也记得“腐坏的肉”曾是很常见的事。颇有价值的香料业发展起来，因为香料可用来掩盖已经变质的肉的味道。对于那些用来预备食物的辅料和器具，保持它们不受污染也是一件重要的事，也应当受到重视。

“患漏症人所摸的瓦器，就必打破；所摸的一切木器，也必用水涮洗。”利未记 15:12

“人死在帐篷里的条例乃是这样：凡进那帐篷的，和一切在帐篷里的，都必七天不洁净。凡敞口的器皿，就是没有扎上盖的，也是不洁净。”民数记 19: 14,15

“其中死了的掉在什么东西上，这东西就不洁净，无论是木器，衣服，皮子，口袋，不拘是做什么工用的器皿，须要放在水中，必不洁净到晚上，到晚上才洁净了。若有死了掉在瓦器里的，其中不拘有什么，就不洁净，你们要把那瓦器打破了。其中一切可吃的食物，沾水的就不洁净；并且那样器皿中一切可喝的，也必不洁净。”利未记 11: 32-34

这些教导和我们现代关于细菌污染的理论是相符合的。多孔渗水的陶制品只通过清洗并不能完全的清洁它，因为细菌仍然存在其中。而我们现在知道木制品本身有杀菌功能，所以清洗就足够了。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大家会反对屠夫在卖肉的时候使用塑料的砧板了，最近塑料砧板中也被注入了杀菌因子，随这砧板的使用，它会不断的被释放出来。



这些在律法中所规定的不安全食物都有很大的导致食物中毒的倾向。低脂肪食物的重要性，食物储藏的需要，洁净的器皿等在现代生活中都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规则都是犹太人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遵循的律法了！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点呢？唯一的解释就是犹太人首先从摩西那里得到了从神而来的关于食物的启示。在我们这个科学的时代，对此我们或许觉得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们花了几个世纪才发现的东西竟然是每个人都可以在圣经中读到的东西！

## 住宅与健康

### housing and health

众所周知，很多疾病都是因较差的住宅条件引起的。就是在当今，相对现代的英国政府福利住宅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那里，冬天没有充足的供暖以及空气的不够流畅导致潮湿和发霉，引发胸部疾病和其他疾病。同样地，干性腐烂和湿性腐烂都需要引起注意。

“...房主就要去告诉祭司说：‘据我看，房屋中似乎有灾病。’祭司还没有进去查看灾病以前，就要吩咐人把房子腾空...然后祭司要进去查看房子。第七天，祭司要再去查看，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发散，就要吩咐人把那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仍在城外不洁净之处；也要叫人刮房内的四围，所刮掉的灰泥，要倒在城外不洁净之处。又要用别的石头，代替那挖出来的石头，要另用灰泥墁房子。...灾病若在房子里又发现...房子是不洁净的。他就要拆毁房子，把石头、木头、灰泥都搬到城外不洁净之处” *利未记 14: 35—45*

这些规定和现代的惯例很接近。当一个检查员检查房子时，如果不能彻底检查房子中的每一个角落，诸如因为有家具和地毯等覆盖，他的报告就不完全可信。这里，律法中要求把房子腾空，为了让祭司能够彻底的检查。律法中要求在被感染的房子里采用的方法和现在也是一致的。例如，干腐了的材料要搬走，换上新的。当住宅“不适合人居住”，就被宣告“清除平民窟”！同时，要求那些被拆除的材料不能再被用于建造新的房子，因为上面的那些真菌的孢子会一直存在，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 休息和恢复

### rest and recovery

在今天紧张的社会中，我们认识到假期和放松的时间是多么的重要。在古代历史中，摩西律法里关于休息和恢复时间的规定与当时的年代是不平衡的。例如，埃及的一个月三十天被分作三个“星期”，每十天一个“星期”，却没有肯定的休息的天；巴比伦五天作为一星期，但没有一天是休息天<sup>9</sup>；这和犹太人的一个星期里六天工作，一天休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居住的旅客，无论何工都不可作，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申命记* 5: 12-15

安息日休息也适用在农忙的时候，例如在耕作和丰收时节（出埃及记 34: 21），这在现代的农业耕作里已没有了。

尽管律法里的一些节日，例如逾越节、七七节、住棚节（民数记 28: 16,26; 29: 1,7,12）最初是宗教性的，却也提供了时间供人们休息和恢复。

最后，在律法里还规定了退任。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利未人是这样：从二十五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到了五十岁，要停工推任，不再办事。” *民数记* 8: 23-25

## 结论

### conclusions

很显然，从前面并不详细的叙述中可以发现，在回顾圣经中所涉及的医学和健康等方面的问题以后，我们会认识到，圣经这本非常古老的书籍其实是非常现代的。人们很容易忘记健康和卫生方面的过程的重新发现是多么最近的事，我们对这些知识也很不以为然。只有在考察旧约时代以色列周围的那些国家所实践的，或者甚至考察二十世纪的欧洲文化以后，我们才开始体会到圣经是多么地领先于它的时代。将摩西律法和当时的埃及医学纸草手稿<sup>10</sup>（其中最著名的手稿也许是Ebers papyrus）相比较，鲜明地对照出古代埃及的医学主要依赖巫术<sup>11</sup>。一位医学历史学家<sup>12</sup>评论说：

“尽管圣经并不是一本医学著作，它的历史记载，律法，它的知觉对象，甚至措辞，都生产出丰盛的果实，涉及到人的身体构造、疾病、伤害、护理、等多方面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包括疾病预防以及身体洁净等方面的信息。这些材料都包括在摩西五经当中。材料事实充分，甚至当今的很多博学的人在阅读它们时都感到惊奇。特别是关于洁净的条律，例如不许吃动物的血，对传染疾病的人采取的隔离措施，这些措施是独一无二的，甚至没有出现在当今以色列周围国家所发掘的法典的遗迹当中。”

另一位作者还说：“圣经医学的亮点在于它将社会卫生制度作为一门学科<sup>13</sup>。”然而，圣经并不是专门的科学或者医学著作，这些事情只是在圣经论述主要问题时所附带的。圣经涉及的是科学无法回答的问题。人们通常认为，科学有助于解释事情是“怎样的”，却不能解释“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以现在的方式存在？为什么世界会以现在的方式存在？圣经都给出了答案，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圣经陈述

了作为整体的人类的命运和每一个个人的命运，以及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圣经中主要讨论的是后来被称为“人的本性”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力做到大多数人都认同的最理想的事，以及为什么我们总是倾向于去做我们自己认为错误的事；这就是圣经所称的最终会导致人的死亡“罪”。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23*

正如使徒保罗所论述的：“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5:12*）

他继续写到：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罗马书5:21*

律法为上帝的选民提供了安宁，因为它减少了疾病的影响，提高了他们的身体素质。但是圣经的主题却指向远远更好的东西。它涉及到的是精神上的健康：对从罪和死里获得拯救的盼望。上帝赐予摩西的律法不仅仅教导了精神上的圣洁和公义，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他们预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到来。

“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加拉太书3:24*

值得注意的是，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大多数是医治得病的人，包括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病。这些神迹提供了耶稣基督有治愈和拯救的能力的切实证据，预示当上帝的国（神的国）降临时：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3,4*

当然，我们必须相信圣经所传递的信息：以显示我们对其中的真理的信心。有些人觉得做到这一点很难。但是，如果圣经在三千五百年以前告诉我们的就是正确的，而我们只是在最近的一百左右年才开始明白的东西，那么，圣经中所涉及的关于生命攸关的重要问题就一定是正确的？

圣经医学有助于我们的信心：它是圣经超自然特性的一个证据。不仅证实了上帝准备了显示给他的子民减轻因罪而来的疾病的痛苦的方法，更证实了上帝的话是永生的源泉，通过相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Dr. John Hellawell, Peterborough UK

---

## 参考文献

1. Davis, M.E. (1964) 'Simmelweis' i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20: 318, William Benton, London.
2. Porter, R. (1977) *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 A Medical History of Humanit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ondon, pp. 412-413.
3. Cassell's Dictionary of Cookery (1877), Cassell Peter & Galpin, London, under 'Pork' (p. 599) states "It is in season from November to March. It should be avoided during the summer months." This reflects a common adage that pork should only be eaten when there is an 'r' in the month. Later (p. 613) it continues "There are some dangers attending the consumption of pork, and to these we would here call attention."
4. Porter, R. (1977) *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 A Medical History of Humanit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ondon, p. 18.
5. Bender, D.A. & Bender, A.E. (1977) *Nutrition*, a Reference Handboo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573 pp. (p. 152).
6. Bartle, P. (1996) Tidings 7/96: 293 cites an article in Wood Cutters, November 1995 based on a report 'Microbiology of Cutting Boards for Food Safety' by Prof. Dean Cliver, Food Research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7. These are now sold by a well-known chain of supermarkets under the brand name *Microban*.
8. Putnam, J. & Pemberton, J. (1994) *Amazing Facts about Ancient Egypt*, Thames & Hudson, London, p. 38.
9. Douglas, J.D. (Ed) (1980) 'Sabbath' in: *The Illustrated Bible Dictionary*, Inter-Varsity Press, Leicester, p. 1355.
10. Nunn, J.F. (1996) *Ancient Egyptian Medicine*, British Museum Press, London, 240 pp.
11. Porter, R. (1977) *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 A Medical History of Humanit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ondon, p. 48.

12. Rosner, F. (1977) *Medicine in the Bible and the Talmud*, Yeshiva Publishing House, New York, cited in Ref 14, p. 87.

13. Comment of M. Neuberger quoted by Garrison, F.H. (1929) *History of Medicine*, W.B. Saunders Co, Philadelphia, p. 68 cited in Ref 14 p. 87.

14. Darling, A.S. (1986) 'The Levitical Code: Hygiene or Holiness', in: *Medicine and the Bible*, Palmer, B. (Ed), Paternoster Press, Carlisle, pp. 85-99.

[回 HOME 网页](#)